

美學與時代的交鋒：中華民國散文史的視野

鍾怡雯（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）

前言

散文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文類，累積的豐碩成果僅次於詩。以功能而論，散文的誕生，最早原是為了彌補詩之不足，古典散文跟詩可說是一體之兩面。所謂「扣緊時代的脈動」，或者「有所為而為」，「文章合為時而著」等描述，均是評價散文的重要指標，也一直是古典散文的存在意義。這種實用的文體具有強大且全方位的敘述功能，特別適用於局勢動蕩不安的時代，或者看來平靜，實則波濤暗湧的時局。換而言之，直面現實的能力，一直是散文的重要特質。

在白話文學史的源頭，散文以文類之母的方式出現，它是新思想的傳播文體，同時肩負著建立現代文學美學範式的責任。梁啟超文界革命的第一要務，便是散文語言革命。

為什麼是散文，而不是可以「新一國之民」的小說？

散文最接近生活，也最貼近我手寫我口。我手寫我口的新詩必然不會是好詩，因為詩的本質不應該是口語，或至少是經過美學化之後的口語。散文跟詩的本質不同。散文原來的實用功能容許我手寫我口，它很自由，輕易可以被塑造成生活的語言，表達對事物的觀點或理念，只要把大白話變成散文語言，那麼，便可以利用散文語言轉言為文，建立其他的文類範式，因此梁啟超的語言革命順位，首先是散文語言。散文可以抒情，可以說理，這種功能乃其他文類所無。雖然梁啟超的新民體如今看來根本是舊瓶裝新酒——他使用的語言是文言文，標準的舊形式裝新思想。這是白話散文的起始。跟古典散文一樣，它被賦予實用、現實和批判的功能，因此必須先確立自身的書寫體式，再幫助其他文類建立美學規範，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，建立其他文類美學範式的同時，它同時也確立了自身的書寫體式。因此，散文幾乎無所不包，在詩和小說之外，均可稱為散文。它其實更接近文學原料，廣義的現代散文定義包含雜文、純散文（文學性散文）、報導文學、小品文、傳記、書信、日記等敘述性文體。然而隨著文類分工漸細，今日所謂的現代散文概念其實已經剩下純散文（或狹義的散文），其他則各自獨立，自成一類，但仍可以散文統稱之。